



当代诗词新视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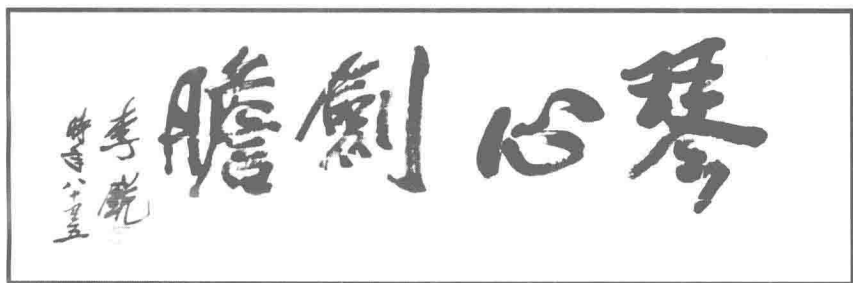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当代诗词新视界

安迪光、汤文瑛、王同书 著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2004. 12



李锐，原中顾委委员、中组部副部长

继承优良传统
坚持改革创新

为当代诗词新视界

大作问世 乙酉年夏月 顾浩



顾浩，原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、现省文联主席

诗
诗
新
探

戴为然

戴为然，原江苏省人大副主任、省委宣传部长

文自抑揚
英群
茂實
梁東

梁东，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

序 言

徐 放

改革开放以来，文苑有一新景观，当代格律诗词纷然崛起，很快在中国蔚成大潮，至今涌动不息。这一罕见的文学现象值得爱好者和研究者关注。

安迪光、汤文瑛、王同书三同志既是诗词爱好者，又多年从事当代诗词的创作与研究，这本《当代诗词新视界》就是他们多年的心血凝聚。

这本书以中华传统诗词为切入点，就当代诗词的现状，以江泽民、徐特立、叶圣陶、老舍、聂绀弩、方祖岐、顾浩等数十人、数百篇作品为例，归纳当代诗词产生发展的原因、盛况、思想和艺术特色，与传统诗词关系以及发展方向，既总结了当代诗词的发生、发展轨迹，也为广大爱好者提高了创作、研究的良好借鉴。

整体行文观点新颖，例证丰富，论述谨严，文字也流利可诵。是有益于文苑，有助于建设精神文明的著作。我虽一直创作新诗，但从小就对传统诗词无比爱好，曾作过

李白、杜甫、陆游等唐宋诗词的专题翻译，并出版《唐诗今译》、《唐诗绝句选译》、《宋诗今译》、《陆游诗今译》等。现在虽年事已高，仍兴味不减，常参加当代诗歌活动，也因此结交了许多诗友，本书的三位作者就是我的金陵好友。就友谊和该书的价值而言，都值得向读者推荐，爰为之序。

目 录

一、忽如一夜春风来——当代诗词的勃兴盛况

“五·四”诗解放的冲击波与当代诗词大潮 (2)

当代诗词的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 (7)

(附:情操·学养·发现——“高扬时代主旋律”)

新旧齐辉,中西交融——港台诗歌的特色与走向 (21)

附:应该重视诗词的负面效应——邓丽君遗作的启示

二、万紫千红总是春——当代诗词的民心国魂

诗人·诗作剪影:江泽民、顾浩、方祖岐、陈超、安迪光、

薛维松、王国瑞、韩芳壮 (31)

各有灵苗各自探——《阅江湖》诗作 (77)

《当代江苏千家诗》选萃点评 (80)

三、乱花渐欲迷人眼——当代诗词的诗情画意

韵味与诗味 (95)

“诗情画意”对话录 (101)

诗美举隅:哲理和情趣、动态美与静态美、色彩与诗美、

诗词的音乐美、题画诗的艺术 (106)

四、为有源头活水来——当代诗词的传统继承

- “生活是艺术的源泉” (128)
- 当代诗词与传统继承(附:丁力《诗的告白》) (131)
- 学习南社诗人,优化当代诗词 (138)
- 传统诗词改革规律谈——兼致纽约张病知先生 (144)

附:中国传统诗词改革刍议(纽约:张病知)

五、万类霜天竞自由——当代诗词的勃兴缘由

- 当代诗词勃兴刍议 (149)
- (附:历史炼狱中的奇葩——当代诗人蒙难作品选)
- 三说当代诗词热点 (164)
- 诗人·诗作·诗坛 (168)
- 关于“校园诗教”(附:“校园诗教”三要) (172)

六、不薄今人爱古人——当代诗词的永葆青春

- 自有心胸甲天下——创新小议(附:人品与诗品) (178)
- 细参形象思维,优化诗歌创作 (184)
- 美诗五诀 (200)
- 炼句·炼字 (212)

附录:

诗词鉴赏初探(附:解诗难)

当代诗词论争扫描

一、忽如一夜春风来

——当代诗词的勃兴情况

观点聚焦：

中国当代诗词勃兴的盛况真是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好像是“一轰而起”的，但仔细审视，可以发现分几个阶段：

一是丙辰清明悼念周总理，在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突显峥嵘；二是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大放光彩，纷纷用诗词表达普天同庆与对“四人帮”的斥责。三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，创建新的精神文明等一系列政策之后，当代诗词犹如钱江大潮，铺天盖地，席卷全国。

这一大潮的特点是：

（一）由自发各自为政，同好间交流，发展到有组织，集会，办刊物，搞活动（包括采风、研讨、大赛等），将诗词推向社会，推向学校。

（二）作者群也由老年推广到中年、青少年。

（三）体裁也由固守传统格律而走向多元化，但奉为正宗的还是规范的诗词，一些“自度曲”、“解放体”虽有人作，也时刊报刊，但影响不大，占压倒多数仍是近体诗、小令词。

（四）当代诗词大潮在全国各省均有发展，但不平衡，首都和东南沿海各省（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）比较兴旺，边远地区稍逊。

欲知详情，请看下列文章。

链接论述：

“五·四”诗解放的冲击波与当代诗词大潮

伟大的五·四爱国运动，当时在文学方面响亮的口号和热情的实践是反对旧文学，提倡新文学；反对文言文，提倡白话文。作为堪称文言中文言的“旧体诗词”更是首当其冲，胡适、郭沫若等高举“诗的解放”大旗之后，神州诗坛插遍了新诗旌旗，积习难改者的旧体诗词多成了“床头文学”，或者挚友、亲朋书札中的点缀。偶尔从报刊角落冒出一两首旧体诗词，都被视作“谬种”、“逆革命之潮流而动”！

五·四新体诗以胡适《尝试集》、郭沫若《女神》为代表。与冰心、刘大白、刘半农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徐志摩、戴望舒、王独清等人的诗作蔚成新诗人大潮。这些诗作多是“自由体”，每首诗，不讲求押韵，每句字数自由，从一个字到几十个字都可以，也不必分节，每首行数也不限制，一行也可以，成百上千行也可以。只要意思表达出来了，有诗味，就好。

不过这时的新诗，虽说与旧体彻底决裂，可是作品却像刚去掉裹脚布的“三寸金莲”，虽然是“白足”，可是裹过的痕迹隐然可见。许多作品极像分行排列的旧体诗词。如刘大白的《斜阳》（六行两节）：

又把斜阳送一回，/花前双泪为谁垂？/旧时心事未成灰。
// 几点早星明到眼，/一痕新月细于眉，/黄昏值得且徘徊。

略具古典诗词修养的，一看就知道这完全是一派“浣溪沙”

的韵味。这种“名称虽逝，韵味犹存”的状况，在冰心的《繁星》、《春水》、刘半农的《扬鞭集》、汪静之的《蕙的风》、闻一多的《死水》、《红烛》等诗集中都有，只是程度有别而已！

不仅韵味犹存，新诗不讲求押韵也未得到共识，而时有争议。如胡适写过一首小诗：

也要不相思，/ 可免相思苦，/ 几度细思量，/ 还是要
相思。

胡怀琛先生就著文辩难，认为应改为：

也要不相思，/ 可免相思恼。/ 几度细思量，/ 还是相
思好。

毫无疑问胡怀琛改得好。好就好在改为有韵、押韵。其实五·四新诗在许多作者心中、实践中，还是以押韵为佳的，并且都在认真实践的，如《女神》中的诗作大多有韵，注意押韵，追求音调铿锵、琅琅上口，尤其是佳美短什，如《瓶》中(第三十一首)：

我已成疯狂的海洋，/ 她却是冷静的月光，/ 她明明是在我
心中，/ 却高高挂在天上。/ 我不息地伸手抓拿，/ 却
只是生出些悲哀的空响。

这里“洋”、“光”、“上”、“响”就是韵脚。即使如徐志摩的以音译日语为题的《沙扬娜拉》，也是如此：

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/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，
/ 道一声珍重，道一声珍重，/ 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！/ 沙

扬娜拉!

“柔”、“羞”、“愁”的押韵状况，也是一眼可见的。这种韵味犹存，押韵为美的状况绵延至今。尤其是在学者型的诗人诗作中。

然而五·四新诗洪流面世不久后出现的分流，却另有内容和形式的支派，翻卷着多重积极效应和消极影响的流动与变化。

从内容说，虽都赞成“我手写我口”，但在写什么时，逐渐分成“唯我派”与“大众派”。

唯我派强调新诗个人化，抒个人之情，以抒个人之情为新诗“正宗”。认为“根情”、“缘情”的“情”，即个人的喜怒哀乐之情。这与当时大力提倡个性解放，冲破封建思想禁锢是紧密相连的。大众派则主张个人之情要溶入社会之情。个人的悲欢要联系着时代的悲欢。诗不仅不能“为赋新诗强说愁”，也不能“新诗只赋个人愁”。可从同写“苦恋”的胡适、郭沫若的两首诗来窥其一斑：

依旧是月圆时，/依旧是空山静夜：/我独自踏月归来，/
这凄凉如何能解？//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，/惊破了空山的
寂静，/山风吹乱了纸窗上的松痕，/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！

——胡适《秘魔岭月夜》

啊，我年青的女郎！/我不辜负你的殷勤，/你也不要辜
负了我的思量。/我为我心爱的人儿，/燃到了这般模样。

——郭沫若《炉中煤》(节选)

都是当时写苦恋之情的上乘之作，特别是胡诗，意境空灵，感情深挚，形象幽美，是五·四新诗中不可多得者。然而，长期以来，人们多推崇《炉中煤》，选进各种选本和大、中学语文课本，誉满中外，流风惠泽当代，而胡诗则鲜为人知了。个中原因，最主

要的当然是郭诗含有“眷念祖国的情绪”。

五·四新诗在形式上分流为“新格律派”和“解放派”，新格律派意图探索创造中国新诗的格律，包括闻一多、林庚等人，吸收外国“十四行体”等形式，努力创造中国的新格律诗，要求每首诗的行数、字数、节数、节奏、韵脚都有规范，要有种“建筑美”，在《死水》里有多篇尝试，《爆一声，咱们的中国》等即是。解放派则是主张彻底突破(摒弃)格律，率性而写，散文化即是美！能够抒真情、绘影绘声即是成功。比较起来，后一种更受到作者欢迎，特别是青年作者欢迎。因为青年人感情丰富，激情来了，恨不得把笔即成，哪里要考虑什么形式。再有青年人读书不多，缺乏比较参照，才盛于学，因而这种如脱缰野马似的新诗，彻底自由的新形式，大受欢迎，普遍采用，并一直绵延下去，充分展示了它多方面的积极光芒！

这一积极意义主要显示在大量的来自生活底层的呼声，如臧克家歌唱“老马”，艾青高举“火把”，田间擂起“鼓点”，殷夫更高呼：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”……这些新诗，既彻底消除了怨而不怒、婉而多讽的传统温柔敦厚之风，还强化了苏、辛、陆、龚以来的金戈铁马之气，实实在在起了“炸弹·旗帜”的作用，更多的明证是在国难当头时，在抗日战争中，墙头诗、枪杆诗、标语诗风起云涌，起了极大的宣传、鼓动作用。尤其是当新诗与曲谱配合时，真是“炸弹”一般扔向敌人心脏，“旗帜”一般招引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共赴国难，英勇杀敌！人们总记得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”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！”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！”“我们的队伍向太阳！”这种对普通民众(特别是当时文化程度很低的民众)气壮山河、雷霆万钧的号召力、鼓舞力！比“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！”(岳飞：《满江红》)要强大得多！这该是五·四爱国运动在诗的解放炮声中的最佳积极效应！

但是，随着“新体”风靡全国，成为诗体“正宗”时，格律诗

词(或曰旧体诗词)的发展自然落入低谷。不仅是如前所述的“床头文学”、“书札点缀”,“长门”难出,学校里那些从小就要念的“天对地,雨对风”、“雷隐隐、雾蒙蒙”、“山花对海树,赤日对苍穹”、“平声平道莫低昂”等熟诗韵、分平仄的课程,也都从蒙童课本起就取消了,这就无形中淡化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精华魅力,助长了否定民族优秀文化的情绪。这一不理想的状况,既影响人们对古典精华的吸收,影响传统诗词创作的发展,也影响新诗的良好发育。

也许正由于“营养”不良,新诗的成长始终极其缓慢,近百年的新诗发展史显示:新诗能如唐宋诗词令人百读不厌、脍炙人口者,寥若晨星。以至于形成写诗之人多于读诗之人。连素来支持新诗、热情指示“诗应当以新诗为主体”的政府领导也认为新诗创新“几十年来,迄无成功”,并迫切希望新诗学习古典、学习民歌、学习外国,完美自己。这种状况引起许多专家、学者的反思。曾经倾尽心力倡扬新诗的“元老派”的诗人,有的“勒马回缰作旧诗”,有的则反复建议新诗也要“精炼、整齐、押大致相近的韵”,想以此规范新诗野马为赛场千里驹!总之,五·四新诗种种不理想状况,都在导向人们怀念传统,都在向人们呼唤传统诗魂的回归!

也正因此,“文革”以后,乘着改革开放的化雨春风,格律诗词正是“老树逢春更着花”,格律诗词的创作和发展格律诗词的组织——诗词协会、学会、诗社、诗刊——正象雨后春笋,崛起全国。这些虽明显是五·四“诗体解放”对旧体诗词否定过度的反拨,但又何尝不是“诗体解放”积极意义的丰富与发展!因为任何催生的洪流狂飚,在飞流直下时,虽难免玉石不分,但因其目的是催生,所以必然会为原来存有的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的良种留下更好成长的肥料。喜看当代诗词正是这样,从内容说,都力求将抒个人之情连系着时代的悲欢,抛开一己之私,而与广大人民同呼吸、共命运!“诗心不与民心共,纵是天花也乱飞!”从形式

说，“不以词害意”、“格律可以突破”也不是空话了，甚至于也有如范光陵者，大声疾呼，提倡新古诗（新诗则有蓝海文倡导的“新古典主义”诗歌运动）。这些当然也是源于五·四狂飚似的革新精神的启示！

说当代诗词的蓬勃发展也是五·四诗体解放的积极精神的审视与继承，还有一个事实是：当代诗词虽然在形式上“旧瓶装新酒”，多沿用唐宋诗词的格律，但决不是简单的老调重弹，回归唐宋，像明诗、清词对唐诗、宋词的继承一样，对诗韵、词谱原封不动地按律写诗，按谱填词。大量的当代诗词都让人看到形式不是“旧瓶”，而是内容的彩翼，羁绊内容腾飞的形式在不断消除、突破！例如众所周知的毛泽东诗词和朱德、陈毅、叶剑英、邓拓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诗词，以及大量的老、中、青时贤才俊的诗词，还有不少的“自度曲”（如赵朴初的《某公三哭》），都呈现出崭新的充满时代色彩的内容，有着整体框架的完美，极少用典，押韵比较宽，平仄、对仗等也容有突破，读来琅琅上口，铿锵和谐而充满诗意，洋溢诗味！鼓舞力和战斗力更不让“黄河大合唱”、“大刀进行曲”和“解放军进行曲”！显示着中华诗歌的春天！显示着“诗体解放”健康发展的新阶段！显示着格律诗词的无限生命力！

所以笔者以为五·四“诗体解放”的历史功绩是开天辟地式的，当永垂史册！其积极意义应多方面加以发掘与继承！而当代诗词的突飞猛进地毯式的繁荣，与其说是五·四诗体解放负面效应的反弹，不如说是五·四诗体解放正面效应、积极精神的启示与弘扬！可以说若没有五·四诗体解放的冲击波，就没有今天当代诗词席卷全国的璀璨的大潮！

当代诗词的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

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当代诗词的创作从五·四以来虽绵